

走向光明

江揚

光明，是深圳市的一個區，二〇一八年才掛牌成立。

別看它新，當你走進逕口古村，就不這麼想了。

這個光明區為數不多的「活化石」，把光明的歷史縱深一下子拉長到了八百多年前的南宋時期。

村口有個老井，被一張網罩住。網眼不大，卻足以讓我的目光鑽進去，窺探井裏的秘密。水還有，暗沉沉的，映着井口投下的一小片天光。井壁的石頭縫裏，竟長出了青青的野草。井邊繩子磨出的凹槽還在，一道道記錄着幾百年來人們在這裏打水的日子。

旁邊的「黃氏宗祠」，飛檐翹角，雕樑畫棟，雖歷經風雨，氣派猶存。

沿着石板路往裏走，兩旁老屋的牆斑斑駁駁，也許每一道裂紋都是一個故事，每一塊剝落都是一段往事。故事大多已無人知曉，往事也早已散作雲煙，但牆記得。它們用斑駁的方式，將宋代的月光、明朝的雨聲、清朝的炊煙，還有民國的雞鳴犬吠，一併收進自己的肌理裏，見證光明區完整的變遷脈絡。

來到光明的人，從數百年前扎根於此的古老宗族，到半個世紀前遠渡重洋的歸國華僑，到後來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再到今天成千上萬湧入的追夢者，就像它的歷史一樣，是一條多元並流的長河。這片土地的故事，就是一部由不同人群共同書寫的奮鬥史。

過去的光明，從深圳市區一路往西北走，路就漸漸窄了，兩邊的山也漸漸多起來。車子顛簸地走着，揚起一路黃塵。泥土路兩旁是一片廣袤的田野和山地，其中有一片很大的光明農場。

當我們香港媒體採風團乘坐的巴士，行駛在光明縱橫交錯的寬闊路上，眼前已是另一番

景色。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那個養着黑白花奶牛的農場，早已不見了蹤影；那些稻田和菜地，也已變成了高樓與現代化小區，地鐵六號線輕盈地穿城而過。

城市化的浪潮席捲而來，已經將這片土地徹底改變了模樣。說到底，這場變遷最深的印記，還藏在產業的更替裏。我看到，塔吊像巨人一樣伸開手臂，腳手架織成一張密密的網。腦解析、腦模擬、合成生物——這些帶着未來氣息的名字，像種子一樣落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再往東走，中山大學深圳校區圍山而建。二〇一八年六月才動工，二〇二三年六月，一期工程全面落成。滿打滿算，也就五年。五年，一座大學拔地而起。這速度，放在哪兒都算奇跡。可放在光明，放在深圳，好像又不那麼意外了。

身為中山大學廣州老校區的學子，滿眼皆是陌生景致，卻有着一模一樣熟悉的風骨。規整的中軸線串聯起校園各個教學樓，紅磚綠瓦的建築群錯落排布，草木環繞街巷廣場，還是那古樸的格調，又與現代設計相融共生，處處彰顯着百年名校的格局與新時代高校的活力。

雨中漫步校園，最先看見的就是相山上圖書館屋頂的那抹藍，不是天藍，是那種沉甸甸的、帶着釉光的靛藍，在雨中亮汪汪的，像是剛上過釉。長廊繞着圖書館轉了一圈，孫中山先生的銅像立在中間，目光沉靜地望向遠方。他靜靜地望着一代代學子走進校園，又從這裏走向世界。那目光裏，有當年創辦中山大學時的初心，也好像在對這些新校區的後生們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對於一個地方的老百姓來說，家門口有所好學校，有間好醫院，日子過得就安心。深圳理工大學總醫院從當年的小診所，一步步走到

今天充滿現代感的三甲醫院。走進門診大廳，天花板高高的，光線從大玻璃窗透進來。地面是淺色的大理石，擦得銜亮。掛號窗口前有人在排隊，秩序井然，聽不見吵嚷。空氣裏飄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兒。

腦中卒搶救中心，流程環環相扣，每個環節都在與時間賽跑。在這裏，一個腦中卒的病人，救護車還沒到醫院，急診室就已經收到預警，準備好做手術。這不是科幻片，是這家醫院正在做的事。

在深圳科學技術館裏，遇見一個穿着校服的男生，站在機器人乒乓球體驗區猶豫着，對面的機械臂正靜靜地立在球台一端。它的「手」握着球拍，關節處泛着金屬冷光，像一尊等待激活的雕塑。旁邊的工作人員笑着說：「誰來試試？它可不會讓着你。」

男生拿起了球拍，工作人員按下了啟動鍵。機械臂的手腕微微轉動，球拍總是恰到好處地迎向小球，球便劃出弧線落向對方，動作穩定得讓我想起練習鋼琴時用的節拍器，永遠準確。男生的眼睛死死盯着球，拍子揮得呼呼生風。可是，球總像故意躲着他似的，從他的拍面和身體之間的縫隙裏穿了過去，落在球桌再彈到他身後的地板上。男生氣喘吁吁地退下，工作人員微笑着示意我上前。

我握着汗津津的球拍，站到球台對面。誰知我的球剛脫手，只聽「嗒」的一聲脆響，機械臂將球擋回，落點正是我反手位的死角，分毫不差。我愣了一下，跑過去救球，勉強回過去，它又像算計好了一般，把球送到了我正手



▲中山大學深圳校園圖書館。 作者供圖

位的大角。一來一回間，我被調得滿場飛奔。

那一刻我忽然想到，這大概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陪練了：從不抱怨，從不偷懶，每一球都如教科書般標準。可也正是這份完美，讓我覺得缺了點什麼。那種與夥伴們打球的熱鬧、那種贏輸的得意與不服、那種手忙腳亂卻樂在其中的煙火氣，是這台冰冷的機械臂永遠給不了你的。

這場對打，讓我真切觸摸到人工智能的力量。冰冷的機械，憑藉算法與感知，擁有了不輸人類的運動天賦，在方寸球台間，上演一場屬於未來的趣味較量。

如今的光明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名字，更是一種向前的姿態。它站在歷史的田園與未來的星辰之間，把一座城、一區夢，寫進大灣區的潮聲裏。向着光明，便是向着科學、創新與人才的交匯處奔跑——那裏，每一寸土地都亮着未曾見過的晨光。

七日談

(香港篇)

草原上遭遇「白毛風」(下)



人與事 杜明燕

不知又咬牙堅持了多久，就在我們快要被恐懼吞噬的時候，前方忽然隱約出現一連片的暖黃燈火——是扎賚諾爾區的城區！那片位於大海一樣的湖泊旁邊、曾經出土過猛犸象化石的古城。那黑夜裏閃爍的光亮，像是黑暗裏唯一的星火，瞬間穿透了厚重的雪霧，點亮了我們心底所有的希望。車子繼續往前緩緩行駛，神奇的是，風勢竟漸漸小了，呼嘯的吼聲慢慢變成了輕柔的呢喃，瘋狂搖晃的車身也漸漸平息下來，方向盤重新變得輕盈，漫天飛雪也從狂暴的雪幕變成了零星的雪花。緊繃了整整一路的神經驟然鬆弛，我長舒一口氣，渾身的力氣彷彿被抽空，劫後餘生的慶幸與暖意，瞬間漫遍全身，真的就像從兇險萬分的時空隧道中穿越而出，徹底逃離了絕境。

等車子穩穩駛入滿洲里市區，才真切感受到這座邊境小城的平和與安靜。窗外沒有了狂舞的風雪，沒有了震耳的咆哮，街道整潔乾淨，路燈明亮溫暖，行人裹着厚衣緩緩走過，街邊的商舖透着暖光，一切都安寧又祥和，彷彿方才草原上那場驚心動魄的白毛風，從來都沒有發生過，路上的一切遭遇，都只不過是一場真實又荒誕的夢。

可即便回到了溫暖的家，即便看着孩子熟睡的臉龐，那場白毛風裏，深入骨髓的壓力、揮之不去的害怕、絕境裏的無助，卻久久不能忘卻。那是人類在浩瀚自然面前，最真切的渺小與脆弱，是生命在極端環境下，對平安最質樸的渴望。我們總以為自己能征服自然、掌控一切，可在草原的狂風暴雪面前，才明白人類不過是天地間的一粒微塵，微不足道。

這場與白毛風的狹路相逢，也讓我對這片生我養我的草原，多了一份更深沉的理解。它既有暖陽普照、遼闊溫柔的模樣，也有狂風驟雪、凜冽無情的一面，它用最直接的方式，教會我們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懂得平安的珍貴、家園的溫暖。草原上的風雪雖烈，卻也磨礪着草原兒女的性子，讓我們學會勇敢、學會堅守，在自然的考驗面前，始終懷揣着對生活的熱愛，對家園的眷戀。

再想起呼倫貝爾大草原上那場漫天白毛風，心底依舊會泛起一絲寒意，但更多的，是對這片土地的敬畏，是對平安歸途的感念，是對草原饋贈的所有苦難與溫柔，都全盤接納的深情。這便是草原，有極致的兇險，也有極致的溫柔，藏着自然的力量，也藏着人間最踏實的煙火與希望。而草原上的人，也從未停止熱愛這片土地，在風雪裏堅守，在暖陽裏歡喜，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君子玉言 小杏

周日子夜，神舟二十三號閃亮升空。人們欣喜地發現，三人乘組中，有一位說着一口軟糯港普的香港 Madam。新華社專門報道——《黎家盈！我國首位來自香港的航天員》。香港媒體自豪地說：「這是載入史冊的時刻。黎家盈不僅創造了香港歷史，成為首位寫入中國航天史的香港航天員，還是我國首位『飛天』的女性載荷專家。」黎家盈，香港警花，既是警務處總督察，也是計算機專業博士、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生在香港、長在香港，家門口是一條種着紫荊花的小路。沿着這條路，她走向了星辰大海。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夜，十五歲的黎家盈隨家人走上尖沙咀街頭。當歷史性的零點到來，「我親眼見到，執勤警察摘下舊警徽，換上了新警徽。」她的父母熱淚盈眶。家園的種子，在那一刻悄然埋下。

幾年後，神舟五號衝入雲霄。黎家盈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說：「楊利偉兄說他去跟華僑聊天，有一個華僑說，『我們中國的飛船飛得有多高，我們中國人的頭就可以抬得有多高。』這句話說起來挺感動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淚了。」那時的她大概沒想到，二十多年後，自己也會坐在飛船裏，成為億萬目光注視的人。

港大博士畢業後，她選擇加入警隊，在技術支援部門做到總督察，二〇二五年晉升警司。二〇二二年，國家首次面向港澳選拔載荷專家，她報了名。全港一百二十人報名，四十人入圍，十多人進入複選，最終入選的是她。

二〇二四年八月正式入隊後，一年多時間裏，黎家盈完成了有着「魔鬼訓練」之稱的八大類二百餘項訓練。包括七十二小時睡眠剝奪、穿越叢林、沙漠、探索洞穴等極限訓練；在離心機上承受八倍體重壓身的超重

紫荊花在太空開放了



◀五月二十四日，神舟二十三號航天員乘組出征儀式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問天閣圓夢廣場舉行，左一為黎家盈。 中新社

耐力訓練，在高速轉椅上持續十五分鐘的前庭功能訓練，身着一百六十多公斤的訓練服在水下連續訓練三四個小時的模擬太空漂浮訓練……平時會量車暈船的她，「坐上轉椅竟然不暈」；離心機考核時「眼前都模糊了，但堅持一會兒就挺過來了」。

同事稱讚她：「家盈細心樂觀、聰慧堅韌，專業素養極為出色，既有科研人員的嚴謹，又有警務人員的冷靜。是一個極端負責任的人」，「我們就像三塊拼圖，做到1+1+1=1的同心，實現1+1+1>3的合力。」

此次出征，家盈主要負責空間科學實驗，計劃在軌半年。她動情地說：「作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員隊伍，參與本次任務，這份記憶彌足珍貴，是從前不敢奢望的事情。我衷心感謝祖國提供了圓夢的舞台。」她特意用粵語說：「大家一起努力，一定會有更好的明天。」

從維港之畔到問天閣前，從香江煙火到星河征途，黎家盈的足跡，正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成就個人夢想的生動寫照。《大公報》評論：「黎家盈翱翔穹穹，不單是香港的光榮，更是國家航天事業的里程碑。香港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者、同行者。」特首李家超說：「香港專家得以參與國家航天任務，我們都與有榮焉。」

黎家盈能走到這裏，是因為在此之前，

國家已經走了很遠的路。在國際格局中，中國航天早已不是「追趕者」，穩居全球第一梯隊。

在這場奔向星辰大海的征程中，香港早有角色、有擔當。二〇二五年，國家嫦娥六號團隊獲頒「世界航天獎」——人類首次月背採樣中，香港理工大學研製的「表取採樣執行裝置」扮演了關鍵角色。理大自二〇一〇年起深度參與嫦娥三號至六號及天問一號任務，多次承擔國家重大航天工程關鍵載荷。香港科技大學正在攻關月面機器人的智能控制演算法——將來中國人踏上月球，先一步探路的機器人，有可能就「出生」在香港。曾憲梓先生全額出資的航天基金會已設立二十二年，獎勵為中國載人航天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優秀工作者，激發人才投身航天事業……

神舟二十三號升空的璀璨之夜，值得所有香港青年仰望。這片星空之上，有一個人，和你有着同樣的出發地。她也擠過港鐵，在茶餐廳點過菠蘿油，在維港看過日落。她是曾在薄扶林讀書的博士之一，在灣仔工作的警察之一——現在，她是奔赴星海的英雄。

黎家盈走過的路告訴香港年輕人：一個普通香港人，只要肯努力，就能從維港邊走向星辰大海。「榮光與共」最深的含義——不是你仰望榮光，而是榮光裏，有你的位置。

出征前，航天員莊重宣示：「請祖國人民放心，我們會做最好的自己！」黎家盈堅定地說：我已經準備好，為祖國出征了！

香港，也會以最好的自己，為國家出征。

讚家盈

戎裝熠熠展英姿
敢上九霄覓異殊
嬌嬌笑道順德女
心如日月告先驅

藝苑草 鄭紀農

長城晨景

五月二十六日，河北省部分山區晨霧繚繞，雲海中的古長城若隱若現，美如畫卷。圖為五月二十六日在河北省遵化市境內拍攝的長城晨景（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



市井萬象

